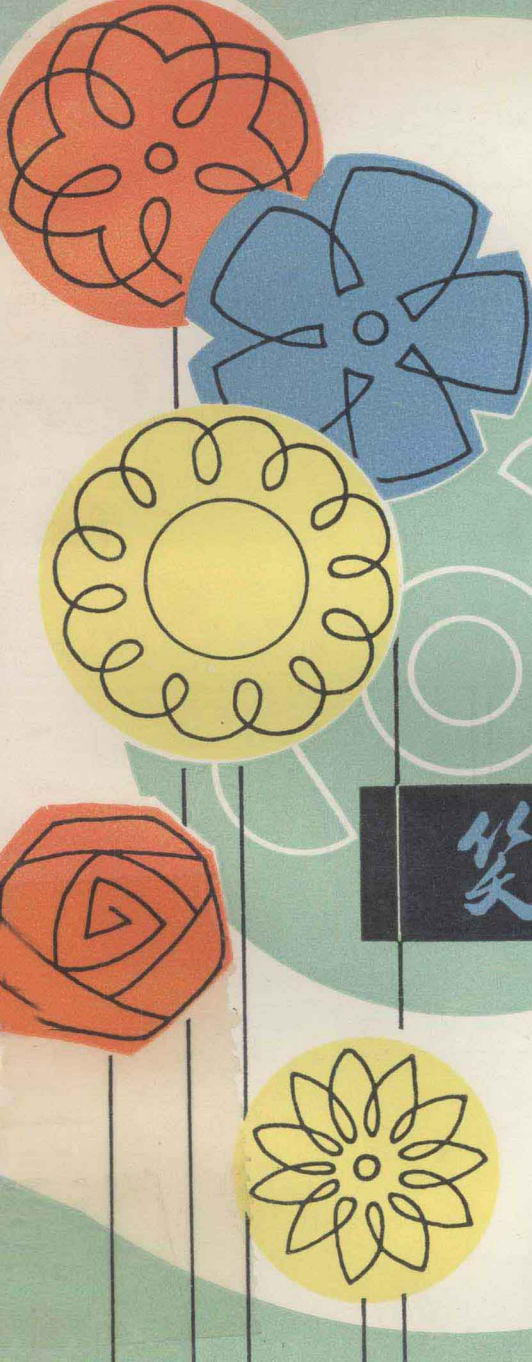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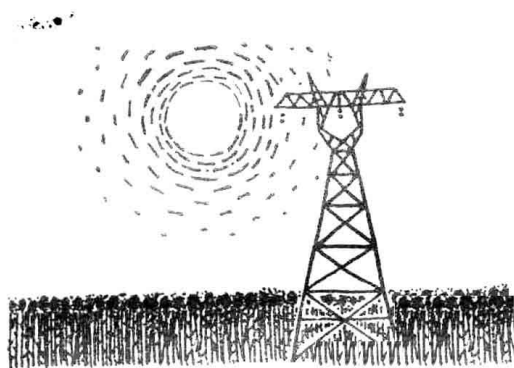


The cover features five stylized flowers on thin black vertical stems. The flowers are: a red one at the top left with a complex swirling pattern; a blue one at the top center with five petals; a large yellow one in the middle left with a circular center and a ring of loops; a red one at the bottom left with a spiral pattern; and a yellow one at the bottom center with many pointed petals. The background consists of large, overlapping circles in shades of green and cream, some with white line patterns.

笑颜逐开

故事集



笑逐顏開

故 事 集

海 龙 县 文 化 馆 编
四 平 市 总 工 会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故 事 集
笑 逐 颜 开

海龙县文化馆 编
四平市总工会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通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3 $\frac{1}{8}$ 插页：1 64,000字

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书号：10091·696 定价：0.24元

目 录

金色的田野·····	鲍 成 (1)
野牛湾·····	刘伯英 (14)
笑逐颜开·····	陈卓岩 (26)
老库保和小裁缝·····	贾文平 (37)
一套铺盖卷·····	郑长春 (45)
三贴启事·····	陈学德 (58)
一张全家像·····	刘淑春 (67)
中流击水·····	金宝忱 (78)
搭桥·····	刘文华 王守政 (88)

金色的田野

鲍 成

秋天，大队召开选种会议，大队党支部赵书记率领参加会的干部，先到各队的种子田察看一番，然后直奔砬子沟走来。大伙翻过山梁，朝坡下一看，一马平川，全是绿油油的水稻，唯独地当间儿，有一亩地大的一块，已经发黄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赵书记他们此刻要参观的砬子沟生产队金光稻试验田。

大伙来到金光稻田一看，嚯，压拳的稻穗儿，黄灿灿的；熟了的稻粒儿，鼓溜溜的；伸手一托，沉甸甸的，真招人稀罕。赵书记小心翼翼地撸下几粒儿，两手一搓，壳掉了，一扬一吹，白净净的猪腰子型的米粒儿，落在手心里，比普通大米粒儿足足大一圈儿。大伙都说：单凭金光稻穗长粒大成熟早，种植它，亩产别说过“黄河”，就是“长江”也挡不住了！

这时，赵书记笑呵呵地冲砬子沟生产队队长张强说：“老张啊，给大伙介绍介绍吧！”

张强作介绍，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可此刻他却满脸通红，迟迟不肯开腔。正当大伙眼巴巴等他说话的时候，他忽然眼睛一亮，手朝远处一指说：“老朴来了，金光稻是他培育的，

还是他来给大伙介绍吧！”

大伙朝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老朴背一杆老火枪，戴一顶大草帽，穿着一身青，古铜色的脸上泛着红光，走起路来脚下生风。他虽说五十开外的年纪，可迈水沟，过池埂，脚步轻快，动作敏捷，看上去就象个健壮的小伙子。

老朴走过来，张强赶忙说：“快，就等你开场哪！”

老朴憨厚地嘿嘿一笑，说：“还是咱俩一起来吧！”就这样，他们讲出了娓娓动听的金光稻培育过程——

老朴叫朴振宇，他的脾性，大人小孩都知道：没拿准的事，向来是烟不出火不冒，一旦说出来了，真是九牛拉不动。其实，从打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以来，他就借着自己是水稻看水员的方便，一天到晚在田间地头东看西察，琢磨着要培育一个适合本地的好稻种。

这年，县委召开了举旗抓纲学大寨四级干部会，朴振宇从有线广播里听到了会议精神，就在会议结束那天，他早早等在村道上，队长张强在道口上刚现个影，他就迎了上去，嘿嘿地笑个不停。张强说：“老朴呀，会议精神知道了吧？甩开膀子大干吧！刚才一路上，我看咱们的水稻都抽穗扬花了，只要看好水，明年大会上扛红旗，我看是没冒！”

“队长！”老朴又嘿嘿地笑了起来，“我说想扛红旗，咱们还得多想招儿啊！”

“啥招儿？”

“毛主席说：‘有了优良品种，即不增加劳动力、肥料，也可获得较多的收成。’咱们也培育一种适合高寒山区栽种的早熟高产的水稻，怎么样？”老朴把寻思了多年的想法，

提出来了。

“那敢情好了，快说说，怎么整？”

朴振宇是个庄稼老把式，过去搞成过早田杂交，大伙都说他的肚子里棍棍多，所以张强对老朴的提议也就特别有兴趣。

这时，只见老朴朝坡上玉米地一指，说道：“杂交了的玉米，具有双亲的优点。咱可不可以从今年开始就试验玉米和水稻的杂交……”

张强一听，脑袋摇得象拨郎鼓似的：“不行，不行，一个是水里生的，一个是旱地长的，能闹到一块儿去吗？”

朴振宇对老张的说法没表态，继续说：“玉米，旱涝保收，高产早熟；水稻，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咱就培育出一个穗长、粒大、高产、早熟、味道好的新品种来！”

“老朴呀，都说旱地不行船，种田不闹玄。你这招可是玄啦。我说，眼下农活催手，你还是上心看好水吧！这育种试验的事，先撘一撘吧！”

“时间不等人，一撘就是一年哪！”

“那也不能轻举妄动，劳民伤财呀！去年吃的那烙铁，你忘了吗？咱可不能吃一百个豆不嫌腥啊！”

其实，要说去年那烙铁，它还正是老朴决心今年开始搞试验的一个原因呢。

谁都知道，水稻这庄稼，凡是生产期短，早熟的品种，产量都比较低；而产量较高的，又都生长期长、成熟得晚。去年张队长想在提高产量上下功夫，便掏弄来一些高产的稻种要大伙种。开始，那秧田长势很好，张队长认为到秋一定错不

了。可是到了秋天，苦霜一降，那些稻子穗不压拳秸不黄，伸手一摸，瘪瘪瞎瞎，最后只好割把喂牛草。这件事，却使老朴更坚定了培育优良品种的决心。这咱，县委召开了这个会，他满以为队长能支持，可谁曾想吃了个酸溜枣。想到这，朴振宇反驳了一句：“可也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去年的事，不正说明咱要自己培育好品种吗？！”

“不管怎么说，这闹玄的事，可千万干不得！”张强知道，想让朴振宇不干，是不可能的，但话还得这么说。临走时，就特意嘱咐说：“我说老朴哇，要上心看好水呀！对国家做贡献，为集体谋福利，这关系重大，不用我说，你也明白。”

老朴刚要开口，张队长已经走远了。

老朴皱了皱眉头，自语道：“看来是非得去大队找找党支部赵书记不可了！”

赵书记边听朴振宇说，边点头。朴振宇一说完，他就兴奋地说：“老伙计，咱俩可是敲到一个点上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咱们：‘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咱们也得敢想敢干呀。老张不赞同，八成是怕你分散精力影响看水，当然也有信心不足这一点。这，我相信你是会处理好的……大胆干吧，支部支持你！”

朴振宇得到党支部的支持后，感到浑身都添了劲。从此以后，他起早贪黑，更加注意观察病虫害，查看好水口子，同时抓紧了所有歇气的工夫搞试验。

老朴搞试验，队里立即传开了。说也怪，大伙没有泄他

气的，唯独地主分子孟白眼，听说后，就象眼里栽了钉子，肉里挂了蒺藜般的难受，他可留心老朴搞试验呢。这天，孟白眼见老朴正在搞玉米和水稻的杂交，就狰狞一笑：“好吧，到末了归终，我看你丢脸现眼不！”可他又一转念，也着实可怕，说不定老朴真能鼓捣成功呢。他清楚的记得，合作化那年，老朴第一个提出要把北沟塘子改成水田种稻子。他孟白眼当时说：“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净想高口味吗！自从我们孟家跑马占荒圈起这些地，还没在这栽种过一棵水稻呢！”当时受到了批斗。批斗他的时候，老朴就说：“孟白眼，你记着，等秋天我们端起大米饭碗的时候，咱再算帐！”可不，到了秋天，果然又批了他。可孟白眼就象那过冬的大葱似的，外皮蔫巴心不死。此刻，他又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们若是比我强，那我还怎么实现复辟的愿望？”正当孟白眼恨得牙根都咬疼了的时候，队长张强迎面走过来了。他灵机一动，迈八字步，上前说道：“我说张队长，老朴可真是个好样的！”

张队长听了，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追问道：“你唠叨什么？”

“老朴正在搞玉米和水稻的杂交试验哪，可上心了！”孟白眼故意加重语气说，“其实呢，又要看好水，又要搞实验，要做到两不误，不容易呀，可真难为他了！”

“你真关心啦！不许你胡言乱语！”张强虽然这样回答孟白眼，可内心里也真对朴振宇有点不放心。

“我还敢撒谎？不信，你看看去。老朴可真是不听邪啊！”

“你少摇唇鼓舌！”张强说罢，急匆匆地朝稻田地走去了。

孟白眼望着张队长远去的背影，撇嘴一笑：“看你朴振宇这场戏怎么往下演？”

话说张队长原以为朴振宇可能疏忽了看水工作，可走进稻田地一看，水稻长势喜人，池水深浅相当，火气早消了大半。再往前走时，老远看见老朴仰歪在池埂子上。他急忙三步两跨走上前，一看，老朴左手攥把玉米蓼，右手拿个放大镜，嘴里还在叨咕着：“主要是去雄，得想法杀死水稻的雄蕊呀！”张队长急忙把他扶起来，发现他正发烧哩。张强对朴振宇真是又心疼，又生气。疼的是，老朴一心朴实为集体，几十年如一日，象根顶梁柱似的，支撑着集体家业，腰不弯，头不低，贡献大着哩；气的是，老朴认准一个门儿，非要走到底不可的犟脾气。

真凑巧，这工夫，朴大娘也来了。她一到，劈头就数落了起来：“我说老头子，你天天没早没晚，早饭晌饭一块儿吃，今天又病了，你还要咋的？”朴大娘嘴里埋怨着，可心里疼着哪。原来，朴大娘吃过早饭，不见老头子回家，想道，老头子昨晚就发烧，今儿个早早起来又下地了，劝也劝不住。于是她往灶炕里添把柴禾点着火，就给老头子重做饭。饭早好了，天也傍晌了，还是不见人影。她深怕老头子出了什么事，忽拉起身往外走，关上院门找来了。她见队长张强也在这儿，急忙上前打招呼：“噢，张队长也跟他一块儿扎哪。咳，他这个人哪，培育良种可是入迷了，吃饭寻思走路想，睡在梦里都不忘哪。昨儿个夜里病了，发烧睡不好，还

要戴起老花镜学习《矛盾论》，说得抓主要矛盾。闹了半天，还是琢磨他那个试验呢！”

张队长见把老朴累成这个样，试验还没有头绪，就劝阻道：“我说老朴哇，你就死了这份心吧！这几天，说咸的，道淡的，啥都有。你没听有人说嘛：兔子跑得快，老牛有力气，将来再让它俩杂交，生个玩艺儿既能跑又有劲，那就不用买拖拉机了。”

朴振宇霍地站起来，追问道：“谁说的？”

朴大娘麻溜接过话茬儿：“我听西院小三说，这话是孟白眼散布的。”

张队长接着说：“管他谁说的，我看这话贴边。”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孟白眼说不出好话”。老朴深沉地说：“张队长，你忘了，合作化那咱，咱们种水稻，他反对；总路线公布那年，咱们培育杂交种玉米，他也反对；这咱，咱们要培育水稻新品种，他还反对。这是为什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可不能丧失警惕呀！”

这话，引起了张强对往事的回忆。老半天，他深有所悟地说：“可也是啊！”

老朴和老伴儿都快意地笑了。

张队长冷丁想起来，该让老朴回家吃饭了，便说：“走，我送你回家。”于是三人离开了稻田地。

一进门，朴大娘就忙着放桌子，端饭盆，拿碗筷，还说：“张队长，来，一块吃一口，大米水饭拌凉菜。”

“我说老朴哇，可要注意身板儿呀！一旦躺倒了，耽误杂交事小，撂了稻地事大呀！”张队长屁股没沾炕，就嘱咐

上了；然后又对朴大娘说：“我说老嫂子，这人可交给你了，下晌，把他禁起来，不准下地！”张强又说了一句：“我还有事”，抬腿就走。

朴大娘急忙说道：“你还不知道咋的，他呀，多咱都是只吹冲锋号，不打退堂鼓！”

朴大娘送走张队长，回身进屋，左手拿碟鸡蛋酱，右手端盘炸菠菜，催促老头子说：“来，快吃吧！我知道你发烧，不愿吃油腻，才炸的菠菜。你看，这菠菜焯个个儿就捞出来了，外边刚熟里边脆，正是你喜欢吃的。”

“啊？焯个个儿，外边刚熟，里边……”朴振宇一边重复着，一边夹起一筷子菠菜，放进嘴里尝一尝。他品着，想着；想着，品着。心里忽拉开了两扇门：若把刚要开花的稻穗放进适当温度的水里，也这么一烫，能不能杀死雄蕊呢？对，就用温烫法试一试，于是他问老伴儿：“暖水瓶里有水吗？”

朴大娘以为老头子口渴要喝水，赶忙捧起暖水瓶，说：“有，刚灌的。”

老朴摆摆手，说：“再到西院借一个。”

朴大娘一边问干啥，一边伸手从箱子里拿出一个新的铁皮暖水瓶。

老朴磨身下炕，从墙上摘下水温计，拉开抽屉，拿出一些硬纸壳和一支铅笔头，外加两个暖水瓶，往长腰筐里一放，拎起来，戴上大草帽就蹿了。

朴大娘急忙追出屋，喊道：“我说老头子，你这是干什么？”

老朴回头一笑：“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朴大娘一愣神，顺手关好门，撒腿追了去。

老朴见老伴儿赶来了，只好告诉她。朴大娘说：“那我还可以给你当个助手嘛。”老头子笑了。

老两口路过玉米地，老头子摘下大草帽，往里抖落一些玉米雄花粉，然后一块来到稻田地。老头做试验，老伴紧帮忙。他俩把将要在不同时间里开花的稻穗，放进不同温度的热水里，浸烫不同的时间。眨眼之间，温水浸过的小穗陆续绽开了朵朵稻花。老头子眉开眼笑地冲老伴说：“你看，这个稻花的雄蕊应是被温水烫死了。来，把玉米花粉撒到它的雌蕊柱头上。”他俩忙活完授粉，除掉那些没开的小穗，再在每个杂交穗上套上一个隔离纸袋，挂上一张编了号的硬纸牌，才算停当。

“三青三黄，稻子上场。”一晃儿，到老秋了。朴振宇满怀激动的心情，细心地检查每个挂着硬纸牌的杂交穗。这个，梗梗着脖，直指蓝天；那个，瘪瘪瞎瞎，空无一实。但也终于在一个杂交穗上发现了二十一粒较一般稻粒要大的鼓溜溜的果实！他托起纸牌一看，编号是“一〇一”，上面还有自己写下的密密麻麻的铅笔字呢。

朴振宇琢磨着，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想来想去，有了，农业学大寨这条道，是一条金光道，好，这新品种啊，就叫“金光稻”！

胜利的喜讯，随着金风，飘进家家户户，扑到张张笑脸，大伙都为金光稻新品种的诞生而高兴；唯独孟白眼，象挨了当头一棒似的，直门儿翻瞪白眼珠子。

第二年，这一带闹旱灾，金光稻经受住了考验，长得满

不错。朴振宇从中精选出具有双亲特点的十五穗，作为继续试验的种子。

往后，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又经历了几年。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胜利地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贫下中农大干社会主义那股劲，一下子迸发出来了。砬子沟生产队也计划把金光稻再试种一年，就推广到全大队进行生产。

浸种时节到了，张队长来到老朴家，见他把金光稻稻种放在一个大盆里，正要浸泡，便上前绰起水瓢，舀水往里倒。朴振宇一看，那饱经风霜的脸上，顿时绽出了一朵花。就听张队长说：“老朴哇，这回，咱就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迈开大步朝前闯吧！”

朴振宇嘿嘿地笑了。

今年，风调雨顺，金光稻秧苗下地，象气吹似的，忽忽往上蹿。大伙见了，个个高兴，孟白眼却是另外一番心地。他抽抽着老脸，翻瞪着白眼珠子，暗暗起愿发誓：“我非拔出眼中这个钉子，挑出肉中这个刺不可！”

秋天，金光稻充分显示着自己的优越性，它穗长、早熟，特别招人稀罕。

这天，太阳刚冒红，朴振宇就背着老火枪，先各处转了一圈儿，后来到金光稻田。他突然发现有的稻子倒伏了，急忙伸手去扶，可是攥到手里的却是断根掉头的空稻秸。他很奇怪，便擦擦眼睛，往湿乎乎的泥土地上细细地看了看，看见一串串链子似的耗子脚印，脚印周围散落着一些金光稻稻粒儿。他仔细一听，还有“嘎吱嘎吱”的响声。寻声望去，

这才搞清，原来是水耗子在嗑稻根咬稻穗。朴振宇就象叼去了他的心肝似的心疼。他气得青筋暴跳，火冒三丈，举起枪托就要打。可枪托停在空中，没有砸下去，他怕伤了金光稻哇。于是，他一边骂着“该死的”，一边“咕咚咕咚”跺着脚，先把水耗子轰跑。

朴振宇心里很纳闷，这块地从来没见过水耗子，是从哪来的呢？他踏着田埂绕池子走了一圈。在东北角拐弯处，有一小段田埂的泥土没有全干，在那里清楚地看到了一双八字脚印。他犯了核计，冷丁儿，孟白眼的撅叉腿，八字脚，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把这事跟张强说了，还报告给了赵书记，赵书记指示党小组召开一次会，分析分析这件事，让大伙受一次提高革命警惕性的教育。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天气突然变化。冷风飕飕，乌云滚滚。公社气象站也播送了大雷雨的预报。朴振宇满地查看一遍，二返脚来到金光稻试验田。又发现有几捆晒干了的池埂子草被挪动到上风头去了。他本该回家吃晚饭，可一想不对劲，雷雨快到了，离开稻地不放心哪。他便在那几捆池埂子草上坐了下来。这时，他又想起了那八字脚印来，党小组会上大伙分析的孟白眼近来的一些反常现象，也记起来了，心想还是警惕些好哇，于是就躲到田里隐了起来。

再说孟白眼，他果然贼心不死。掌灯吃晚饭的时候，他透过门缝看看天，天黑得象锅底似的，就回身闭了灯，穿上雨衣，溜出角门。他摸摸兜里那个小硬的东西，便抄近直奔金光稻试验田。快到了，他先蹲下贼目鼠眼地朝四外撒目，然后直起腰来又绕金光稻田走一圈儿，见没啥动静，才停到

那堆池埂子草前。他瞪眼看看，伸手摸摸，这草还是自己摆的那个样，便一边掏出打火机，一边恶狠狠地暗暗骂道：

“朴振宇呀朴振宇，你害我好苦哇！土改那年，你用那杆老火枪镇压了我的父亲，分掉了我的土地。这些年来，你们说我幻想变天，诱发资本主义，又批判又斗争。我一见到你，眼睛都发红！今儿个晚上，叫你十年努力，毁于一夕，再让你们抓纲治国学大寨！”这时，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孟白眼得意地狰狞一笑，随着一声炸雷响，他“咔”地打着了打火机，点着一捆池埂子草，就要往金光稻田里扔。

也就在这节骨眼儿，走过来一个人。谁呢？队长张强。张强见天气突变，心里也惦记着稻田，就一溜小跑赶了来。他刚来到金光稻试验田，就看见有支火光蹿出来，心里正纳闷呢，只听一声怒吼：“孟白眼，不许动！”同时，一道利剑似的手电光立刻射到孟白眼的脸上，从稻田地里跳出一个人来。啊，是老朴！他端着那杆老火枪，直逼孟白眼。张强一步跃上前，从孟白眼手中麻溜夺下那捆刚点着的池埂子草，扔到地上踩灭了。

孟白眼一看是朴振宇和队长，吓得目瞪口呆，心惊肉跳，两腿一软，造了个仰巴叉。

张强一把拽住孟白眼衣领子，将他提了起来。说：“走，上队部！你一肚子坏下水！”

他俩押着孟白眼回队部，连夜召开了批斗会。孟白眼当场交待了罪行。果然，金光稻试验田里的水耗子，正是他放的……

朴振宇和张强介绍到这，刚喘口气，大伙儿就呛呛上了。这个说，培育良种，就得象朴振宇那样，大胆闯，细心干，实践出真知嘛。那个讲，培育良种，就得象朴振宇这样，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纲举目张嘛。

“对，大伙说得都对！这就是咱们今几个学到的经验。”大队党支部赵书记说，“好葫芦开好瓢，好种出好苗。往后哇，咱们有了金光稻，生产就能更上一层楼了！”

赵书记的话音刚落，不知是谁冲张强问道：“唉，张队长，明年你该扛着红旗去开会了吧？”

张强瞅瞅朴振宇，大嘴一咧，笑道：“这全靠毛主席指引的农业学大寨的金光大道啊！”

他的话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朴振宇听着大伙的议论，望着金色的田野，脸上现出了幸福的微笑。